

周
易
訂
疑

疑卷之一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經

古易經分上下二篇。殊於十翼。本義從古。故於周易本義。卷之一。下。著周易上經。卷之二。下。著周易下經。以別於孔子之傳。今所行本。乃明成化間。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永樂間諸儒所定。大本而刻之。以循一時之功。令爾中間。乾卦依費直本。坤卦以後。依鄭玄。王弼本。雜以彖傳象傳文言。則不得復云。上經下經矣。

本義周代名也。云至故謂之易。蒙引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著策上看交易如天地定位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山澤水火雷風莫不皆然山不得水澤不得土不能生物相交之理亦昭然也風雷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下無一物不然凡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剛柔文武以至物之雌雄牝牡凡二者之對立而其理相須者皆謂之交易也朱子曰變易是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此是占筮之法。

訂疑蒙引交易一段舉君臣父子之類正如八純卦之外五十

六卦該象事物之類也。

本義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沙隨程氏曰：周者著

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訂疑按卦辭亦周公所繫。非文王也。先儒亦嘗云然。○余有辯在

下繫。

本義以其簡袞重大。○云至末。○大全凡例上下經二篇。○孔子

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傳也釋經附於其後。○今

乾卦起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也。加一傳字。附于卦後。坤

以下做此。繫費直舊本。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

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

今乾卦文言曰以

後至坤以下諸卦繫鄭王所定本○訂疑今易乾卦仍依賈直

舊本○小象傳尚可以韻叶○坤以下皆依鄭王所定本○小象傳始

不可以韻叶矣○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

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鼂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卦

文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

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東萊呂氏

曰繫辭曰二篇之策○則易經之分上下○必始于文王定周易之

時○邇氏乃合為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考之不詳哉○

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因之。

上經一、下經二、彖傳上一、彖

傳下二、象傳上三、象傳下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

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所序古周易即此。蓋曰

呂大防已嘗訂定。與台本同。但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然程傳

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天台董氏集程朱說。擬

王弼本。分為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而不能盡行于繫

辭諸篇。今所刊本已變其例。建安張氏又據董本。獨刊本義。都

傷董氏傳義會通。既不盡從今易。又別為經傳新例。大畧如費

本。且移大象。寘于彖傳之前。雲峰胡氏本義通。既輒變古易。且

于今易又不免離析先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依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缺。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

訂疑上下經。二也。彖傳象傳文言皆傳也。與上下經並行平書。無經傳之別矣。蓋當時集大全之諸儒。不能遠復古本。而誤從今易之過也。成矩既專刊朱子本義行世。自宜依古文易本。而以本義歸其元處。乃從程傳次序者。束於功令爾。考文之令。主自能大復古矣。

訂疑此伏羲之易也。卦下乾下乾上四字。不知何人所注。其先下而後上者。以畫卦者自下而上也。故曰易逆數也。

何○等○明○類○

或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文王重之。抑伏羲已自畫之邪。看先天圖。則是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是伏羲已有六畫矣。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訂疑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如无文字。何以明失得之。

報乎今按春秋左傳所載占筮之辭其非周易者即夏商以前之易辭也但古易失傳无可考爾

乾元亨利貞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或問據程子傳說是聖人始畫八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為六畫與邵子一生二二生四；生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不同朱子曰程子之意只是三畫上疊成六畫

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邵子此意。不曾說與
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道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
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問乾
者。天之性情。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
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本義一者奇也。陽之數也。朱子曰。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
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天便是一地。
便是二。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
而實地。雖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故

坤二而虛

蒙引一讀為單非也。單是少陽。若以易用九言一却是太陽。所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亦須兼得太陽方是。當考筮儀四象之異處。筮儀老陽畫為口重也。少陰畫為一折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又交也。至今九占卜者皆用之。不知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則一亦不可讀為折矣。不如讀一為奇音。一為偶音較無病也。

訂疑口又一一之畫乃撰著者創為此畫。以為陰陽老少之別耳。其初聖人作易止畫一一一一以象奇耦不似後人過為分

別也。故六畫之卦，不過一一之畫，無所為口與人也。詳用九。本義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中溪張氏曰：下者，洪範曰：貞是也。上者，洪範曰：悔是也。訂疑先言下，後言上者，此說卦逆數之義也。本義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或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又如何。朱子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季本曰：三三此伏羲所重六畫之乾，所謂象也。諸卦皆然。既有六畫，無名何以命之。先儒謂有畫無文，似亦有不通焉。故近世儒者亦疑卦下不

可无卦名如費直于乾初九爻上加乾字則或象下之文而誤
移于此與不然則文王因伏羲之卦名而遂繫之辭不必重加
卦名于上耶但履虎尾同人於野習坎艮其背與辭連屬成文
異于他卦之特舉卦名者

訂疑中孚豚魚亦然則似文王之文

而與伏羲之卦無所辨也然坎列于正卦必不待文王而始
名雖加習字固亦伏羲之意耳豈可謂文王時始有卦名哉
訂疑伏羲之易世遠文湮至周時其文不可考矣觀唐虞夏商
于○文○王○而○亦○未○必○盡○及○伏○羲○之○後○得○此○條○然
歷數千年止傳尚書數篇其他典禮皆不傳况伏羲之易乎且
五帝三王禮樂制度各有因革夏商之易已不用于周况伏羲

之○易○乎○先○天○之○卦○序○至○周○全○異○敢○謂○周○易○之○卦○名○盡○因○伏○羲○而○
不○革○乎○即○繫○辭○下○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之○事○云○其○事○蓋○取○諸○
其○卦○然○玩○蓋○之○一○字○乃○臆○度○之○疑○辭○亦○未○敢○質○言○也○朱○子○據○此○
而○盡○定○為○伏○羲○之○名○愚○未○敢○信○其○必○然○也○若○夫○八○卦○之○名○與○卦○
德○卦○象○則○五○帝○三○王○之○因○而○不○革○者○爾○

本義伏羲仰觀俯察云至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蒙引天
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
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
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能容載

乎天之氣以養育萬物二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日月
言之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長盈而不虧一而實奇也月本體
虛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二而虛耦也又以地之山
水言之水體虛故投之以物則沒入有耦象焉山之視水則其
體實矣非極不入以對水言則亦奇象矣以日言之午前為陽
午後為陰以月言之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山言之則山南為
陽山北為陰如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華陰是也如海之水潮為
陽汐為陰如江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奔流者為陽
停涵者為陰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

陰縣以山分也。湖廣有漢陽漢陰以水分也。訂疑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與山之陰陽又不同。于嘗疑之。近乃克當註入水經之光其影常映于北。故凡草木之在水北岸者常早生。冰之在南岸者常晚解。此南陰北陽之說也。又在人在物莫不有之。如男陽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身還有一一乾坤也。人身之血氣其界限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脉法。左右手寸關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心。重按診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胆。无徃而无陰陽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形氣性味亦莫不分陰分陽。故官桂

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而補腎。若紫蘇主下氣開胃。然煮汁飲之。則除蟲毒。其子則又安喘嗽。為用不同。以其味性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二之理也。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便變陰。陰便變陽。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邪。以上皆以交易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序之流行。甲年為陽。乙年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餘皆以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雖一息之微亦分一呼一吸。凡此類非只是苟且分析。各有配屬而已。其理致之際。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

以毫髮謬亂者。故聖人謹而辨之。如象之胆。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猶之日。晴則隨十二時而變。其理數之微妙。有不可盡究詰者。

本義見陽之性健。云云。至擬之于天也。○或問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于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朱子曰。緣設此卦。便有此象。故于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蕪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本義元亨利貞以下。云云。至末。○朱子曰。古人淳質。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

于正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此便是開物成務底道理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他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今學者且當虚心翫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也

訂疑元亨利貞統言九事占得此卦者如其有純陽至健之德當得大亨但利在正固耳九占辭不指定一事者皆倣此聖人繫辭包義廣大無所不該故孔子彖傳既以天道言又以聖人言文言又以人性言又以君子言何嘗專言君道哉今人說書

切詳章可廢

作文皆以君道言。不過取便于應制爾。餘倣此。

本義乾道大通而至正。○蒙引天地間凡柔者皆訂疑皆如作

如便活。

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莫之阻。况乾

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大通也。凡萬物之剛者必必字宜

除下同。

正柔者必和。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本義筮得此卦。云至保其終也。○雲峯胡氏曰。按啟蒙則不

唯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訂疑以前十卦主貞者言。或他

卦三爻變之乾者。謂變在後十卦主悔者。亦兼以此占大通而

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

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况
他卦乎故易六十四卦彖辭言貞者三十四卦然則不貞者固
不可以占也○即○大○學○章○句○止○至○善○之○義○蒙引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
此正固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
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易雖
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
不效昔晉何晏聞管輅明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
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集鼻端輅曰元凱輔舜周公
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亨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

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永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弗履。則三公可至。青繩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不。同。亦。異。也。術。士。不。同。其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者。或能凶。其吉。故稱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

參義乾之為卦大矣。而占辭之畧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大也。諸卦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乾獨曰元亨。

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于正也。本義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蒙引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文勢如此。理亦如此。要之文王之辭亦以發伏羲之蘊也。乾卦三辭只要人如乾坤卦三辭。只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訂疑十翼皆然。六經皆然。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如象則吉凶應。違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

通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至正則善矣曰民不可使知之如上所云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平實也

初九潛龍勿用

疏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在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云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訂疑繫辭傳曰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陽

爻數九陰爻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愷
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為占
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
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訂疑此朱子乾坤初爻與用九用六及繫辭乾坤之策三百六
十本義之所取也

程傳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
退訂疑程傳不言占筮之事只就道理說故只以象傳成語說
龍德變化○程子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

○或問程易以初二三四三爻作舜說何以見得如此朱子曰
非本指也如筮得乾之初爻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
其占曰勿用九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
勿用可也餘皆倣此三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
理故聖人彖傳象傳文節三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
說得无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
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
都犯手當初聖人作易只懸空說被人說得事多失了他潔靜
精微之意易只說過象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三是實事易

是箇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推吉凶以示人。无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允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民。有民。用无。所不通。

訂疑以程子此言觀之。見程子看易原活。其作傳或指一人一事說舉例以示人爾。

本義初九者云。云至故謂下爻為初。蒙引畫卦自下而上。不止作易聖人然也。允占卦者之畫卦皆然。其自下而上。所以象

氣之消息及物之生也。天地之間只有氣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而泰。以至于乾。陰自姤而遯而否。以至于坤。此象之至著者也。訂疑此亦說卦傳逆數之義。

本義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蒙引主著策言。然其數之所起。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本義老變而少不變。蒙引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便須謝落。人到老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之。寒到極處變為暑。暑到極處變為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訂疑蠶老變蟻。草腐化螢。鷹化為鳩。化為鷹。田鼠為鴛。蜥蜴化蟬。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鼈為蛇。為雉之類。皆老而變也。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為九。不為七也。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為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為老。陰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爻。其畫相類。无以別。

也。故姑以初九、二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畫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二等字矣。今之用初九、二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一 亢龍一飛龍在天一或躍在一君子終日乾上見龍在田一潛龍有悔一利見大人一淵无咎一夕惕若厲无咎一利見大人一勿用

又曰：卦猶可拆也。至于卦之又通三百八十四，只有奇耦兩樣。將爻拆出，終无所別，只得初九、初六、九二、六二等字代之。而操著所值，尚有得七八之數者，而立名不能兼姑主其變立之也。

本義：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

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于周公是也。○蒙引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所以必其為周公也。○與蒙引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首疑如乾九有能乾上惕厲之象之類。○或取爻位。○如乾九二出潛離隱之類。○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如屯初九之類。○又或兼取應爻。○如蒙六五之類。○或取乘承之爻。○如比六三之類。○有兼取乘應與時位者。○如屯六二之類。○有僅取一二節者。○最多。○又有一爻為眾爻之主者。○則兼及

衆爻。如此六五同人六二之類。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于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則兼得才字。愚按繫辭傳。象者。材也。程子言卦才。本此本義亦云。象統論。一卦之於言材。則兼得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皆在其中。專言卦德。別難兼其餘。○又爻之德。亦本卦德。如屯初九。又居動辭。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之類。卦德外。別无爻德也。

蒙引本義立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著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安于程。

傳之成說也。程子于象數上畧只據胷中所得之義理來說。朱子服其理到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為之註。名曰本義。見程傳之末為本義矣。本義字上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本義凡遇乾而此爻變者云。上。可疑此九字最重乃統言之也。諸以聖人出處言者乃偽辭也。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潛龍只是簡象自天子至于庶人者甚人來都使得。孔子作龍德而隱云。上是就事上指殺說。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也。死了須知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邪事。包含是說影象在此无所

不包乾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施用之占耳若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若會得本義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蒙引潛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宜謹密也

杜光本曰凡筮得此爻者必時是乾初九之時方可用勿用之占若時不是乾初九而筮得此爻則當反之以勿用為用然後

即得善士服惠伯之言可推

效○不○然○當○用○而○勿○用○與○當○勿○用○而○用○其○失○聖○人○之○意○正○相○等○也○
本義觀此象而玩其占是要人知此二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訂疑此註本文言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言繫辭三才之說亦然德施

周○普○居○中○不○偏○

此亦本文言正中之意但文言以位言註以德

言則大異

雖非君位君之德也○疏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

上○所○以○稱○田○龍○見○在○田○之○時○猶○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
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之也

程傳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奇疑此九二之占法。君亦利見

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此九五之占法。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

被其澤。此本義正旨。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

聖人固有在上在下者。朱子曰六爻不當限定說且如潛龍

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

庶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

不是限定得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

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如此說

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蒙引以體言則剛也兼用而

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正矣。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中正以德言。即文言所謂龍德也。出潛離隱以時言。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中正與文言正中不同。訂疑可見本義句。有所本而蒙引善看本義。真朱子之功臣也。

本義澤及于物。上所利見。○蒙引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既及物。上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亦有雲雨之被于物者矣。

本義九二雖未得位。云云。至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蒙引凡大

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見龍在田。還是伊傅之儔。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于物。為所利見乎。其曰未得位者。言未得在上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卒老于行。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曰。九二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寔居百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傅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

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危疑之地言

訂疑大人有三一飛龍在天之大人堯舜湯武是也一正已物

正之大人伊傅周召是也一居仁由義之大人孔子孟子是也

若見龍在田之大人乃居仁由義之大人也文○委○大○人○言○似○此未見之先未為時

用由學問方○實○通○無○礙寬仁以成龍德既見之後則德普文明澤及于物矣

文言所謂時舍者本其在田之日而言也德普文明者自其既

見之後而言也本義于此既日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矣于文言

第四節天下文明又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則是必

為天子乃為在上位而伊傅周召雖位極人臣澤加一世尚未

免○時○舍○之○歎○矣○將○孟○子○所○謂○舉○而○加○之○上○位○者○必○遜○朕○位○也○然○
則○孔○子○顏○子○必○為○天○子○乃○為○用○行○乎○蓋○伊○傅○乃○既○見○之○孔○孟○故○
天○下○被○其○澤○孔○孟○乃○未○見○之○伊○傅○故○修○身○見○于○世○孔○孟○之○終○于○
舍○藏○者○正○時○舍○之○謂○也○陸○庸○成○曰○避○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
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也○此○說○確○當○本○
義○蒙○引○皆○未○有○卓○見○利○見○大○人○可○兼○君○民○德○施○文○明○被○其○化○
者○亦○然○此○大○人○且○以○在○下○之○人○言○既○見○之○後○或○為○伊○傅○或○為○舜○
禹○皆○未○可○知○舉○業○家○專○就○大○臣○言○欠○活○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王弼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
註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之无咎若防失其道則有過咎也

程傳在下之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
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曾祖道因論易傳問九
三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
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人有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
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
而言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

事物莫不皆然。若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舜禹用得。大抵此爻才剛位危，故須乾下惕厲，方可无咎。○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窮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嘗有此心。訂疑此問極得聖學主敬之旨。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但當著此爻，使用兢下戒惕。○此占法乃爻辭本旨。○馮厚齋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專以聖人言之，則天下之望絕矣。○東萊呂氏曰：讀程傳者，多謂聖人无待于戒，只為戒衆人。故設教若如此說，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

作○兩○段○大○失○傳○意○

本義重剛不中

云

至末

○蒙引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

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任在身所謂赫

師尹民具爾瞻不可以不慎者也○訂疑重任在身專就大臣說

便非人人可用了○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

故曰乃危地也○危地或專指居下之上看來亦帶上句○蓋居下

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亦未成其為危也○重剛

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惕厲之心且性體剛健

又有能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義以戒占者云○則所以

行之于身措之于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也。○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重剛不中以取危者。此九三也。性體剛健。能乾之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嘗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並子為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自厲志好學。為善卒。為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此人也。乾上惕厲亦此人也。

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之。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

例如頰復厲无咎是也。○蒙引本義暢厲之厲與爻辭厲字死
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括蒼龔氏曰君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夕亦三象日之
終也。訂疑雜九三日昃之雜亦然。但易不可如此一上取合如
屯六三君子幾亦九象乎。既濟六四終日戒亦三象乎。

雲峯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
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訂疑謙初九曰謙上。蹇六二曰蹇。豈亦下終而上繼之手。既
經不可效雕蟲小技如此穿鑿。六爻唯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

也。○雙湖胡氏云。初二為地。三者龍之下位。五上為天。二者龍之上位。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云。○蒙引易中言无咎者何限。豈皆以人位取耶。又不可謂唯乾卦分天地人位也。人位非龍可據。故稱君子。此不通之論也。九四亦人位。而曰或躍在淵。非龍而何。二五曰利見大人。亦非人位也。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于龍有難取象者。則就人事直說。至四五上有可取象者。則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六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六爻皆言剝。至六五則不拘。又如坤純陰。而云龍戰。豈可為典要哉。

彥陵張氏曰：自古伊周訂疑，不如曰聖賢。事業元不從心上做起。故此爻特發出乾惕工夫。正是自強不息處。常人戒懼大抵形見勢動，畢竟有實事可按。便有起倒。君子常自惺，不昧此念。若无一刻可放，故曰夕惕若。此以乾惕就平日說，雖非爻辭本義，而與文言合。自古聖賢學問，皆以主敬為先。堯欽舜恭，湯日濟，文敬，上武敬，勝皆此道也。故程朱言大學之道，皆首言主敬工夫。而文言：進德修業工夫，皆由于乾惕。然後推之于效。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憂。至于處危之道，雖不之及，然在其中矣。蓋危地不一，在上有之，在下亦有之。既能乾，夕惕則主敬之

心造次顛沛元一時之離方止在上不驕為下不憂天下更何
危○地○不○可○處○之○而○无○咎○哉○此○如○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功○而○推○之○
于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典无道足容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蒙引此句最難看或就繫辭聖人
言非也○四或之也○文言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不是九四自
或○訂疑或者萬一之辭也○牽變之事非可常有非得已者故聖
人雖許其進而不敢實以許之○姑疑其辭曰或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蒙引龍在

淵一躍即升天

本義九陽四陰

云

至未定之時也

雲峯胡氏曰或者審于

進在淵者安于退

蒙引進退未定或字都有了

即是或躍于淵耳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

訂疑象傳進无咎也文言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皆許其

進可无咎也乃爻辭正意文言又曰或之者疑之也乃餘意耳

今本義與時說皆以餘意作正意未免葛藤此爻重躍不重疑

也

建安丘氏曰九陽動故言躍四陰虛故象淵或之者疑之也進

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訂疑此以仕進說非正義。又或以躍作一句。在淵作一句。大謬。此爻象傳文言。皆就革命言。丘氏就出處言。沈去疑。又廣之曰。天下事。莫不有改革之際。愚謂乾為諸卦之首。又然陽至健之德。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孔子以聖人之德位時明之。亦周公繫辭之正旨也。朱子雖欲以占筮言。而泛指天下之事之人。然于二三爻。亦不得不以聖人言之矣。○大全所引朱子語錄。其于初二三爻。程傳之說。皆嫌其死煞者。欲以明卜筮之例也。于六四。程傳不復駁之者。盖于前三爻已發明其例。則其餘可推。故不復贅耳。

蒼室陳氏曰。易之為易。變易不拘也。在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在
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若乾卦只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用。有窮矣。豈所謂易乎。

訂疑程傳皆是舉大以見小。欲人以例推之。如孔子作傳。皆就
大底說。而其為說。又前後不一。如乾九二象傳。既云德施普文
言。又曰時舍也。既曰時舍。又曰天下文明。後又就學問上說。程
子答或問。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云。而其自作傳。又却指定
一人一事。亦此意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
訂疑此本義筮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此正意朱子
曰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
萬物覩解利見大人是天下利見大德之君也今却別做一說
恐非聖人本意

本義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訂疑當云居天子之位以文
言位乎天德故云然也龍飛在天便霖雨蒼生聖人在上便德
澤及世故利見之

本義占法與九二同云朱子曰二五兩爻當以所占之人

之德觀之若已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
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
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
大德之人梁山來氏曰如堯之見舜高宗之見傅說是也下如
沛公之見張良昭烈之見孔明亦近之訂疑允為天子者皆
當親賢如必有九五之德則上无堯舜下有大德之人皆无
矣且使庸主无下賢之心而泰交元日矣孔孟周流天下九齊
衛魏勝之君皆見之亦不必大德之君也但非大德之君則不
過虛見之而不能受其利故朱子云然讀者須善體會之
若九

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陛下也。此說最好。所以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于二五。皆曰剛健中正。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謂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訂疑八純卦。乾全于九五。坤全于六二。震全于初九。巽全于六四。坎全于九

五○離○全○于○六○二○良○全○于○上○九○兌○全○于○上○六○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陽○極○于○上○動○必○有○悔○訂○疑○本○義○動○字○從○文○言○是○以○動○而○有○悔○也○動○字○來○繫○辭○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不○動○何○悔○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凶○咎○悔○吝○皆○宜○靜○不○宜○動○也○

朱○子○曰○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充○滿○為○戒○當○極○盛○之○時○須○慮○其○亢○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于○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如○當○堯○之○時○須○交○付○于○舜○否○則○堯○之○

後○天下事未可知○白雲郭氏曰○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
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蒙引蔡澤謂
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
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印其度幾乎非苟知之
者○訂疑以上數條○教人處亢之道○皆吃紫為人處○然君臣之
說○亦舉大者以例其餘也○

莆陽張氏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遞相往來○生成萬物而無窮也○
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苟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
是之為亢○非久而不窮之道也○訂疑此就卦氣上說○

梁山來氏曰：龍之為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至秋分，又蟄而潛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訂疑埤雅云：龍秋而降，則蟄寢于淵，愚謂此乃以一歲之時論龍之大出入耳。其實龍之為物，見躍飛之時，甚少。潛淵之日，最多。自秋分至春分，固是常潛。自春分至秋分，時飛。時潛，變化不測，則潛見躍飛，凡等象皆在春分以前，人未分時取之，不必知埤雅必秋而蟄，始為潛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九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

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君子終日乾夕惕若
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訂疑以終日與夕作占中
之象余已駁之于爻辭下○雙湖胡氏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
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
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
為玉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
紛紜之多端也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
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技術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

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訂○疑○景○純○死○于○逆○數○
正○所○謂○得○正○而○斃○不○以○為○凶○者○也○文○中○子○亦○目○以○亂○常○大○非○確
論○程○氏○引○之○何○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傳无為首則吉也

訂疑猶言不為魁○此占法也○另一義○即本

義解牽羊悔亡之意

又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此言剛尚

不妨○但以為物先則凶也

○語錄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

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
不為首○訂疑似陳嬰母告陳嬰之意○以之釋无首全不合○或

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
九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其解易不
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
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只是要剛而能柔
自人君以至士庶皆然若說為天下先便是人主方用得以下
便用不得恐不如此訂疑程子謂為天下先者非指人君說猶
云君子之于天下也其天下字原活被朱子解得死了程傳多
意圖而語滯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小象天德不可為首言太
剛不可為物先无以太剛爭勝凌人耳如程子之言既欠分曉

而朱子又解得欠圓首出庶物何以云乎

程子曰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

本義言凡筮得陽爻者云云至即此占之○歐陽氏曰乾坤之用九六何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

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九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就此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見其一隅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本義剛而能柔吉之道也○蒙引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

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于禮臣下恤百姓虚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非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此說與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故並錄之

洪大法曰君道貴剛又不可純任剛不剛則褻情萎蕩見謂柔道而遇敵俗寃也競奸純任剛則慘礅操切見謂苛政而制悍民寃也激亂剛以柔用粹乎不見其剛如見羣龍无首者則善

用其剛而不過矣。故吉見是旁人見之。

訂疑。揲者陰陽老少畫為口一一又以別之。不知始于何人。此必後人所為也。觀用九用六之文。則知聖人畫卦止一奇一耦。揲著之際。遇老陽則止書一九字。遇少陰則止書一八字。遇少陽則止書一七字。遇老陰則止書一六字而已。无口一一一之別也。且此四者之畫。全无義謂。而人皆因之非也。

象曰

本義。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程傳卦下之辭為象孔子從而釋之通謂之象○梁山來氏曰
乾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象之經也此則孔子贊經之辭象
之傳也故亦以象曰起之

訂疑程傳來氏皆不見古本易經故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乃
今易非古易也朱子依古易作本義其卷之三下低一字立象
傳上三字又一行低一字釋曰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
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似此此段傳字方有所指
今易本義乃明成化中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永樂間諸儒所集
大全而單刻之其次序一依今本遵一時之功令也此段本義

于經文无處安頓。而又不可去之。姑附于彖曰之下。亦愛禮存
羊之意。然其間傳字无着落矣。此余所以有古易本義之刻。欲
天下共見之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

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
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
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讓
是禮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訂疑此偏言也。若无惻隱。便无下許

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謝○上○蔡○言○讀○史○能○成○論○程○子○曰○
是○死○物○喪○志○謝○面○亦○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正○此○意○也○到○辭
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此○專○言○則
包○四○者○也○又○曰○若○能○知○得○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
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便○是○偏○言○則○一○事○者○
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蒙○引○曰○專○者○乾○所○該○尚○廣○天○特○其
成○形○之○大○者○訂○疑○所○該○尚○廣○當○以○說○卦○傳○廣○八○卦○之○象○者○推○之
如○君○父○金○玉○之○類○
本○義○元○大○也○始○也○蒙○引○象○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无○始○字

意也。此以有萬物資始句。故無言之。乾元之大。亦于萬物資始處見之。

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蒙引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也。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往于物上見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萬物從何處資之以始耶。曰。天之四德。默運于冥漠之中。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雖其机之所動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机之

所伏也。故其机發動之時。一段滋溼之氣。是得于乾之元。至其
露生之時。則得于乾之亨。既而得其利。而向于實。得其貞。而實
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
之為也。蘭氏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
也。人知萬物之生。由于地。不知天以乾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
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
有始之後。

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者也。○演曰。資始。即資
為性命太和也。訂疑萬物品物。皆以植物言。

本義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訂疑朱子語錄于程傳詳之。○蒙引物上各具一太極。自其資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亨利貞者。悉已該載于其中。而无遺矣。○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此即四德之循環无間者也。

梁○山○來○氏○曰○資○始○者○无○物○不○有○也○統○天○者○无○時○不○然○也○无○物○不○有○無○時○不○然○此○乾○元○之○所○為○大○也○飛○航○講○意○乾○天○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德○始○于○一○元○大○哉○乾○之○元○乎○其○无○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乎○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之○始○也○生○理○一○動○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動○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然○豈○但○始○乎○物○已○哉○自○動○至○靜○自○通○至○復○皆○一○元○之○流○通○貫○徹○其○乃○統○天○德○之○全○乎○莫○衆○于○萬○物○而○元○始○之○莫○大○乎○天○德○而○元○統○之○元○之○大○也○何○如○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

○洪大法曰：始亦氣之始。不過生意萌動耳。若畧涉于形，便是坤之資生了。亦不可分理氣。天地間止一團元氣運流。有氣則理便具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蒙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喚起下文之辭。○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以萬物資始例看。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于中。流形者。呈露于外。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語錄人能
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或問程易是說聖人明之耶
抑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鶻突但遺書一段明說人能
明天道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証之可見大明
者人能明之也

雲峯胡氏曰一爻有一爻之位則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泛
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
時字故孔子首于乾彖發之○吳臨川曰時之為時莫備于易

夫子于六十四卦象傳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
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
十四時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終于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
時各有所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時之百千萬無窮。而吾之
時其時者一而已。○梁山來氏曰。大明者。默契也。終謂上爻。始
謂初爻。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觀下句六位二字可見矣。六位
者六爻也。訂疑不如胡氏云。泛指六虛。六虛指初二三四五上
言。六爻則指九與六言矣。時者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之時也。爻
有定位。故曰六位。繫辭傳兼爻與位言。此象傳專指虛位言。原

上說不就卦爻上說。蒙引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宇宙之間，足供人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无日不周流于天下，天下之人隨其分位用之，皆无欠缺者也。

程傳卦之初終，乃天道始終。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程子曰：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訂疑傳時乘六龍句未分曉。○雲峯胡氏

曰：大明是知御天是行。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

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非始則不能成終○此如
循環之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又曰○六爻之位○皆四德之流行
也○初九○上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
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蒙引時
乘六龍○豈必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六者之時
出爾○或有終身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或有終身惕
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四德之流行哉○
訂疑本義○雖不如程傳○然猶渾淪○至于語錄○初九○上二之半○謂
元之說○則割裂牽強甚矣○此必一時未定之見○

蒙引此是說有位聖人事聖人難在聖人之位如此說然亦有時當謹

則元五聖人

一身方可以兼濟見湯羅飛元

密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于兢之業之思患豫防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而發因時而動者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之禪禹之時與亢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便是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御乎乾之六龍六龍常出没于聖人之一身矣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无轍迹也○乘龍御天只是時中

確○甚

本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蒙引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底若到利貞之時天下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之功業結果成就處故為聖人之利貞也○洪大法曰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過一時之運而因見六位即此一時之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南面聽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彼資始流形之化皆在我矣此聖人以天道生萬物者生萬民而開萬國咸寧

之基者豈不足配天之元亨。

蒙引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達而大行者故以為元亨。此說似更明白然非正意。訂疑此是正意與本義聖人得天位行天道之說相合蒙引前亦云然。茲復謂非正意何也。又曰小註朱子當天運之說他當御天二字是也。而與本義不合。訂疑程傳曰當天運。程子語錄又曰當天事。本義曰行天道三者一意。皆解御天二字。何云不合乎。恐蒙引誤以當天運為得天位。故曰不合也。竊謂本義云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蓋六龍中有飛龍故以得天位貼乘六龍行天道貼御天致太平貼。

咸寧爾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二句申明乾元資始之義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化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為化程傳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付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

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訂疑用疏意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用程傳意

彥陵張氏曰變化四時俱有是也

演

乾道變化。就天道本體默運元亨利貞推遷代謝上槩說。不可
以變化二字作變為元亨利貞為利貞也。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各正
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
不利。訂疑无所不利。本文言以美利。天下不言于利。來而萬
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蒙引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
物。猶乾道之變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
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為聖

人之貞而不兼利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寔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訂疑保合時候最長自流
形以至於結寔之後，无非保合時也。蓋資始元多時，所謂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也。流形與保合相為後先，時候俱長久。但流形後即保合而保合視流形又久也。且本義云：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

蒙引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殊不知各正性命是成性時節若資始流形猶是總善境界

訂疑資始流形相去无多時才資始便流形才資始流形便已各正性命了非資始流形時尚混淪未分到正秋時方分別各正也如蒙引云流形時尚屬繼善則流形猶未着于物矣奚可也蓋繼善成性與資始流形各正保合之說原不相妨在繫辭傳繼善屬資始則不言流形而已兼亨字在內矣成性屬各正則不言保合而利貞已在內矣不似世儒區區立定春夏秋冬以為元亨利貞之界限而牽聖人之言割裂以殉其說也若必

分○配○四○時○四○德○試○觀○萬○物○之○生○固○多○在○春○而○流○形○亦○不○必○在○夏○
也○遂○與○成○又○皆○在○七○八○月○間○且○有○當○夏○時○而○已○成○者○矣○其○必○至○
冬○而○成○者○有○幾○哉○聖○人○說○理○只○是○畧○言○大○槩○必○截○然○分○明○須○如○
程○傳○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
之○成○又○如○本○義○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寔○貞○
則○寔○之○成○也○方○為○分○明○而○聖○人○作○為○彖○傳○與○文○言○所○云○乾○元○者○
始○而○亨○者○也○云○云○至○不○言○所○利○大○矣○哉○又○何○嘗○拘○云○然○也○
蒙○引○通○書○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各○正○性○命○則○該○
了○保○合○大○和○矣○朱○子○註○云○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

正則寔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亦只見得是得于有生之初何也。蓋通書本文是就天與人物一賦一受之交接處說也。訂疑虛齋知此。又何疑各正是資始時事之說哉。○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殺。迨至生意各足。无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大和也。說得好。○或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于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全于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大和之後耶。○此說足自正前說之誤。○本義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蒙引此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所謂一物元來有

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訂疑邵子詩以人言此借來指植
物說。

訂疑本義无所不利。朱子之意。取以釋利貞之利。至釋文言不
言所利。却又曰不言所利者貞也。前後自相矛盾。不知文言乾
始能以美利。天下云。乃贊乾元之大爾。非復釋卦辭矣。竊
謂此處本義无所不利四字。刪之更好。朱子功臣

杜光本曰。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字如此說。方是
變化四時俱有。與他處變化字不同也。至精无弊。非疏傳可反。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傳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訂疑此亨字乃借為韻脚。以叶上下宗從寧三字。爾非以為元亨之亨也。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本義聖人在上。云至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蒙引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繫亦非輕。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以及人矣。故云猶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梁山來氏曰。乘龍御天。乃聖人王道之始。為天下開太平。至此則唯端拱萬民之上。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而萬國咸寧。亦如

物之各正保合也。乘龍御天之化，至此成其功矣。此聖人之利貞也。訂疑上曰：乘龍御天，似有為也。此云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蓋本繫辭傳，蓋取諸乾坤。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言也。愚謂○先○有○為○而○復○无○為○處○乾○頭○說○聖○人○之○治○天○下○舍○說○不○着○只○是○聖○人○乘○龍○御○天○无○特○不○然○乾○道○變○化○亦○无○特○不○然○但○行○其○无○事○則○乘○龍○御○天○與○首○出○廢○物○一○也○○洪大法曰：首出廢物，引起下句。當乘龍御天時，張弛卷舒，為民生計者，已无不周。此不過垂綃端冕，以聽天下之自治，而萬國各遂生復性。一萬物之各正保合也。訂疑首出廢物，即在乘龍御天時，猶乾道變化，即在乾元資始時也。

朱子曰。首出廢物。須聰明睿知。高出廢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訂疑。此以首出句。兼德位言。另一意也。○蒙引。首出

廢物。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中庸註曰。聖人在夫子之位。則聖人主德明矣。

朱子曰。這卦大槩是說聖人得位底。訂疑。正旨。若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亦不妨。如首出廢物。不必在上方。如此。若孔

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廢物。著書立言。垂教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此說欠平。寔不必然也。

本義。其以聖人而言。云云。至並行而不悖也。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此釋卦辭而取其大者以例其餘也

餘意或問贊易之贊朱子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也
○又曰凡象辭象辭皆押韻○訂疑古本易經象傳象傳韻皆可
吐朱子所依以作本義者也

象曰

疏十翼之中第三翼

訂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朱子本義原本削之乃于卷之五下
低一字立象傳上三字其本義又作一行低一字書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前有切于者學後有功于學者

訂疑本義此條須如蒙引總作一句讀若稍頓作數句讀則周公所繫之辭句竟似以象傳為周公所作矣。

蒙引卦之上下兩象為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為小象言今人多解不通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乾下乾上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易筮以贊卦象故曰大象以贊爻象故曰小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疏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謂之象。象在象後者。象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在象而不在象。訂疑疏所謂象象皆傳也。繫辭傳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蓋謂經也。

本義天乾卦之象也。云云至非至健不能也。潘氏夢旂曰六

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

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

勢云。訂疑大。彖性乾無卦名。直。元。氏。以健作乾而趙氏輯錄據

本義君子法之云。蒙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

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皆失其旨矣。訂疑本義雖云君子法之然觀明夷彖傳云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之猶言當之皆舉見成者言孟子曰文王也孔子也亦然又如此卦豫卦觀卦噬嗑卦復卦无妄卦渙卦皆言先王亦皆舉見成者言之。○自強不息四字一串。猶云至公无私健而无息爾。孔子之意。只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无一層工夫。一層效驗之意。本義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不息者。人欲害之也。猶孟子集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大學章句心无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

常舒泰者。此朱子教人意也。○鄭孩如曰：天不息，人受此天命，亦不息。此君子便是聖人。以字言其能如此也。不是方去體易。訂疑大象中君子多不必盡是聖人。若反之身之，以至于聖人，亦可稱自強不息矣。○飛航講意：人得天之理以成性，亦未始不健。允人私勝志情，則失其健矣。君子克其情欲之私，勝其宴安之氣，則合動靜貫終始，其純亦不已，亦如天行之健矣。○洪大法曰：天行不已，天之所以為健也。聖德不已，聖人之所以為健也。君子乃聖人之通稱，克己勝私工夫已在前，此是養成地位。安可看以字為着力。本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乃是勉

然訂疑然當作人不可用出此自正說但朱子補此一句乃是
他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吃緊為人處

訂疑以天之高且遠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天行一日一周且
不知其幾歷元會運世而長如此人生其間百年之內情勝
志情一日之近一事之細且或作或輟不能要其終一室之內
四境之中且此疆彼界不能周其謀孰曰成位其中而仰焉不
愧哉獨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日濟文之緝熙武
之執競孔子之憤樂忘老顏子之語焉不惰為能无愧于天爾
大象傳總是言六十四卦之理造化有之人事有之所謂畫前

原○有○易○也○如○乾○在○造○化○則○為○天○行○在○人○事○則○為○自○強○不○息○如○坤○
在○造○化○則○為○地○勢○在○人○事○則○為○厚○德○載○物○餘○卦○倣○此○總○見○易○道○
之○大○三○才○不○能○外○而○人○之○一○身○備○六○十○四○卦○而○可○與○天○地○參○也○
蒙○引○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在○我○訂○疑○表○當○作○人○
之○乾○也○而○與○天○相○當○矣○諸○卦○倣○此○自○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
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謂○厚○德○載○物○等○又○是○人○
事○中○六○十○四○卦○象○也○
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義○一○卦○兩○體○之○象○象○
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闕○

訂疑謂特見自強不息之類。若天行地勢等則名卦繫辭者皆已取之矣。

訂疑彖傳小象傳皆釋經之辭。間或附以己意耳。獨大象傳乃夫子所自作。發前聖所未發。仁山金氏所謂辭簡義精。體明用切。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者也。故余謂當與伏羲之卦彖爻之辭並列為三。不當與彖傳小象傳同例而視矣。蒙引云。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胷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君子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之象也。

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又夫大象蒙引云。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強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大象之例有二。有順而相準者。自強不息之類是也。有反而相制者。作事謀始。儉德辟難。振民育德。厚下安宅。遠小人。不惡而嚴。用晦而明。同而異。反身修德。懲忿窒欲。永終知敝。享帝立廟。是也。

諸大象傳中以字。朱子訓法。諸儒訓用。其寔只是閒字。君子見成已如此。而後采學易之君子。其當如何取法。取用意自在其

中矣。或曰：乾九三本義，君子指占者言，此大象君子何不可就學易者言乎？曰：大象中有言先王者，豈亦指後學言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訂疑：潛當作初，觀上句陽謂九可見。

雙

湖○胡○氏○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也○于○坤○初○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以○蓋○以○六○十○四○卦○之○初○爻○為○諸○卦○之○通○例○訂○疑○下○之○一○字○以○下○爻○為○初○也○下○字○從○上○九○上○字○生○出○陰○始○凝○也○始○之○一○字○明○下○爻○為○始○也○而○上○爻○之○為○終○可○舉○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十

正宜堂

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所謂大人者。以德非以位也。

訂○疑○或○曰○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愚○謂○在○田○者○據○今○日○而○言○也○既○見○則○有○不○終○于○田○之○勢○矣○德○施○普○與○天○下○文○明○皆○以○既○見○之○後○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見○字○對○隱○字○看○非○謂○其○已○得○位○也○但○不○似○否○特○之○儉○德○辟○難○爾○小○象○有○逐○句○釋○之○者○需○初○九○小○象○是○也○有○單○舉○上○句○而○寔○兼○下○句○釋○之○者○此○及○下○文○終○日○乾○是○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程子曰：往來皆由于道也。○進齋
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訂款以上
諸說看反復字，道字皆重。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訂款復作覆音父，此看反復字稍活。

與程傳及諸說不同。

○洪大法曰：或曰道即德業，反復即倦。

進修初无他意，此解似无害。○演曰：道本无止息，體道之精神
亦與道常運，片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今乾而又乾，无一息
停止，反復是道，而畢其无涯之量耳。道上不肯虧欠，所以履危
无咎。此會通文言數節而言極好。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蒙引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于迫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于孤疑矣。大抵進无咎，是承或躍在淵，非決其疑也。訂疑以文言觀之，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其決之者，凡三或之者，疑之也。其疑之者，惟一可見決之者，本意也。疑之者，釋或字之義，餘意也。本義不必進也。句特以足及辭，或字之意，爾其寔不用此句更好。又嘗觀陽鶉之詩曰：或敢侮予。或者疑辭。孔子曰：誰敢侮之，亦決辭也。大抵聖賢讀書，前人所疑者，可以

理決之如必彼疑亦疑若蒙引云：何貴乎謀斷兼資乎？
杜光本曰：本義以可以進釋進无咎而又曰不必進也固以足
爻辭或字之意蓋亦恐後世以小象進无咎也句藉口而維持
風教杜漸防微耳○可以進而不必進文王是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訂疑造祖早反為也○此鄭玄之說
本義造猶作也○訂疑以文言聖人作之作解造字確而有據○
小象以大人釋龍字以造釋飛字可見爻辭大人即指九五而
程傳所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不可為正意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訂疑徐氏與胡雲峯皆以陰陽消長之理言另一意也以盈釋亢字以不可久釋悔字此正意人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亦陰陽消長之意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訂疑爻辭程傳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遺書云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總言剛而不為物先或為物先而不以剛皆无妨

但說剛矣。又為物先則不可也。愚謂陽先陰後。天下之正理。古今之通義也。何云剛不可為物先乎。剛不可為物先。則必以柔為物先矣。于坤之先迷後得。又不合矣。此程說之難通處。至此節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全不可解。

東萊呂氏曰。乾為萬物之首。非有心首萬物也。雖為首而寔未嘗為首也。老子竊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而心寔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之辨。訂疑此重看為字。未免穿鑿。其言老氏之私。則是。而解不可為。

首之義則非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訂疑上句全用程

傳之意下句以己意補之

訂疑天地人三才莫不貴陽而賤陰貴剛而賤柔○伏羲畫卦周
公序卦皆以乾為首何云陽剛不可為物先天下之人之事又
宜陰柔者所能統理而倡始者哉竊意非陽剛不可為物先但
慮大剛則折當以柔克之使之善用其剛也九為老陽老陽當
變為少陰少陰為八何不即曰用八曰雖曰老陽變為少陰不
過探著者別畫少陰之畫以為之卦而本卦老陽故自在未嘗

遂為陰爻也。繫辭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指本卦之老陽老陰見在者而言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指之卦之老變為少者而言也。本義當云：太剛不可為首，不宜仍程傳陽剛不可為物先也。朱子曰：六陽皆變，有羣龍无首之象。君子法之，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訂疑此亦陽剛不可為物先之說，又明與象傳相左。

訂疑朱子本程子之意，總是說不可出頭做事。恐孔子未必全教人避事，如老氏後其身而身先之意也。朱子又說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按朱子此意。

于見彖龍无首本義用之。然象傳却又不。用。而用程傳何也。豈
為其與不可為首四字語氣有不順乎。○後儒因此而有天德
无首之說。姚承庵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中間
却自有時乘之妙。蕪紫溪曰。天德本无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
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也。愚
按二說本之張子厚。子厚正蒙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然張子此段。是說乾元統天之意。而張
子之說。又本之老子。老子未見孔子之傳。其言別是一端。張子
姑取其偶合于乾元統天終始之意。而引用之耳。非正釋用九

之義也。姚氏、蕪氏因象傳有天德不可為首之語，遂推為如環无端之說。乍看似乎勝程朱然，細思之，只宜于象傳用之，爾如象傳果是此意，孔子何不以天德不可為首句用之？象傳而用之用九乎？

陽剛不可為物先。陽剛當作太剛。六陽皆變而吉。謂乾六陽皆九也。

文言曰

疏此是夫子第七翼也。訂疑至魏王弼始增入乾坤卦而加日字。

本義以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訂疑本義原本卷之九下別一行低一字書文言二字无曰字又別一行低一字釋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云玩本義原本則文言二字乃是統稱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之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為文言也若加曰字于文言之下元者善之長也之上則文言是專謂此節而初九曰以下至坤天玄而地黃皆貫不着矣且今後學誤認彖曰象曰文言曰七字為出于孔子與門人之筆此王弼亂易所以為聖賢之罪人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程傳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于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訂疑末二句未圖。舊疏皆以此四句為天道。程傳始以人性發明之。而本義因焉。蒙引元亨利貞。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文言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見乾之四德。无不在。訂疑彖傳本義云。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今按四德之說。文言始然。彖傳中何嘗分為四德哉。

梁山來氏曰。乾道所包者廣。有在天之元亨利貞。有聖人之元亨利貞。有在人所具之元亨利貞。此則就人所具者而言也。訂疑以此節為就人所具言。勝蒙引。○彥陵張氏曰。首節就性之本體說。與來說同。

蒙引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四段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為善之長云々。必連天地之德俱說者。非唯可見天人一理。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通遂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物之理皆然也。訂疑朱子解釋經傳多從原頭上說來。如中庸章句解天命之謂性。修道以仁。誠者天之道也。益于

章句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用此例

蒙引春夏秋冬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他。其所
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蓋六合之間。無時無處。無此四段。大
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
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成。皆分此四段。若拘于四
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元利貞矣。

蒙引程傳云。分明以元亨利貞就人說。可見本義前段之言。
訂疑指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等四句。全是推究大理。
原頭之辭。不可以元亨利貞四字屬之天也。四箇者也。字聲氣。

自相喚應。豈容說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云云不成文理矣。元者善之長也。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章句所引元者善之長也可見。

訂疑若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則利者義之前後講者元以加和也。不應云義者義之和也。愚按只宜如本義。將元亨利貞四字。懸空放在上面。任舉一時一物。莫不有此四段。則元亨利貞。依舊還是易辭。隨聖人移來說在何處。天道也。說得聖人也。說得萬物也。說得人性也。說得君子也。說得故于時為春。特取象傳所及者而言。爾若推之于月。則為上弦。以前于日。則為子丑。

寅亦可也。于四方則為東。于五行則為木。亦可也。于人則為仁。
齊本義。細。極。
加一則字見此節。呀重在人道上。句舉四時。借天道作原引。子
以形起人道。爾且以為第五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段作張本。
善之長也。句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
亨利貞皆是從那裏來。仁義禮知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理之
首。義禮知皆從這裏出爾。

問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
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生物

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時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已具後面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辭讓是禮之端。羞惡是義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若无惻隱便都无下面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則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知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

禮知○元○只○初○底○便○是○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
初○未○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是○那○嫩○小○底○便○
有○仁○底○意○思○

彥陵張氏曰○長○字○蕪○得○之○最○先○統○之○最○完○二○意○
訂○疑○程○子○朱○子○以○元○亨○利○貞○為○仁○義○禮○知○者○從○下○文○體○仁○合○禮○
和○義○等○字○看○出○元○亨○利○既○屬○仁○禮○義○則○貞○非○屬○知○而○何○

嘉之會也句

朱子曰○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
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

盈○咸○遂○其○美○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會○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訂疑未于此段只說得于時為夏以上三句而于人則為禮句未之及也

梁山來氏曰、亨者自理之顯著而言、即在人之禮也、此天理之節文、禮之體也、存乎性、三百三千、左準繩、右規矩、此人事之儀、則禮之用也、存乎事、乃嘉美之會聚也、○彥陵張氏曰、此就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孫質庵曰、吾性中有无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體之為齊、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故曰嘉之會、若把品節、既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

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洪大法曰：品節所由著，儀文所由秩。

訂疑亨于時為夏，萬物至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分明是就發見顯著者說，如何云只在性體，无文上禮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如何云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十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蓋性之四德雖俱在內，而禮義二者却須于發用上見得，雖于發用上見，而實由性內流出，故文言一則曰嘉之會，一則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皆就發見上說也。一則曰義之和，一則曰利物足以和義，義之和利物皆就

制事上說也。試歷觀經傳中聖賢言禮義處，皆就發見上說。无就性體无文上說者，即中庸言禮之德，亦只就齊莊中正上說。獨孟子以恭敬辭讓之心言禮，然一則就端緒之發見者說，一則就性之發于情者說，亦未嘗專言无文无體之禮也。蓋禮是有品節儀文底物事，若不把品節著見者來說，便无據了。但上節是縣空說，箇理在此引起下節。君子體仁一段，以見无亨利貞四德，不唯聖人有之，即大賢以下之君子亦有之爾。

義之和也句

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或問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

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
得未親切○訂疑指程傳○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
和○朱子曰○義自然○和不是分外○又討箇和
朱子曰○義有箇分○如親長是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
和○義當作分○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
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安得不謂之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利即宜也○又曰○義者得
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訂疑親長君臣父子等
舉其例耳○非謂義專在名分上○本義所謂得其分之和○分字指

得寬一事一物莫不有分。演曰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和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推開便活。朱子亦未嘗指定君臣父子玩至如二字可見。今人指定尊卑上下泥矣。

蒙引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未為盡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訂疑嘉之會重會字義之和重和字。嘉之會會字如齊字巽之齊字。

事之幹也句

梁山來氏曰貞有三義知也正也固也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

知者知也

引智之定作詳本義

弗去是也知者知也知事親從兄正也弗去固也危事或不能
正或正而不固皆知不能及之是以不能擇而守之非是非確
然不可移易者決不能貞固所以為知之事

朱子曰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知在裏面自有次序
到發見時隨成而應却无次序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本義以仁為體云云○蒙引君子內而心之所存无一念之非
仁外而心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

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長人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也。

訂疑程子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君子體仁，正程子補得確所謂專言則兼四者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語立人達人本言愛之理也。集註云：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此言愛之理而及心之德也。君子體仁本言心之德也。本義云：则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此言心之德而及愛之理也。足以長人朱子立言。然後天下嚮然信其有餘裕矣。

嘉會足以合禮

本義嘉其所會云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都輳到此故謂之嘉會訂疑此上節意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為便處要好不特只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也又曰須是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乎禮也蒙引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道理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百三千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

也

利物足以和義

本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訂疑利宜也。朱子曰老
蘓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
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如此則義在利
之外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卑于下
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
也孰大焉至于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是義之和耳此只是

義中便有一个和

訂疑朱子駁蘓氏之論甚是。而其所以為說。只是義中便有一个和。又似分義與和為兩層者。乃禮之用和為貴之說也。亦欠渾融。彥陵張氏曰。利物利字即宜字。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混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安而无所爭戾之謂和。

貞固是以幹事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錯認。朴拙為貞固。爾不知疏通者。雖取辦目前。然未正不固。終必

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云○梁山來氏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貞固二字之義也○訂疑此處貞固字與他處不同以其要切智字故知也○正也○固也○三義○能○一○不○可○本○義○最○確○來○氏○前○說○因○之○矣○至○此○乃○遺○却○知○之○一義何也○

訂疑此節仁字會字物字貞字皆是見成字體字嘉字利字固字却是着力字

杜光本曰知也正也固也貞字雖有此三義然却以正義作主

蓋知者知此正也。固者固此正也。故訂疑以貞字與仁字會字。物字一例作見成字看。以固字與體字嘉字利字一例作着力字看。

蒙引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知不鑿者乃能斷大事。此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演曰：造化至冬時，不將生理收斂凝固，則春來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

或問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

雲峯胡氏曰○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由用以及理○

訂疑四德在天道有之○在人道有之○在聖人有之○在君子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也○元者善之長也○人道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柔六龍以御天○聖人也○體仁足以長人○君子也○聖人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性之也○君子者○或學知利行○或困知勉行○反之也○故體仁節作用力○看元妨○

下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焉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朱子曰○乾元亨利貞○把乾字當君子○

本義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

訂疑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无咎我皆无之宜隨也哉
按文言所引止此八句文亦大同小異○朱○于○當○年○不○應○贊○誤本義云似君子行此
四德者二句亦穆姜之言界限欠明又左傳以解隨今以解乾
亦不同

本義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

建安丘氏曰古有是言非出于孔子明矣特孔子繫易之時訂
疑繫當作贊見此四字所該甚廣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
而附于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
意而釋之也

訂疑此節皆性與天道之言。周公而後。非孔子无。以及此。特左氏引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辭。爾而反謂孔子引穆姜之言。誤矣。歐陽永叔。易童子問。曾見及此。而永叔謂左氏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雖甚愚者。不為。何其過信左氏耶。○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其推為古語者。何以穆姜淫亂之人。見不及此也。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訂疑繫辭上傳第七章本義云。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着子

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第九章本義云：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
子曰以別上文也。第十二章本義云：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
此誤。據子曰字皆後人所加之說，則十翼為夫子自著矣。據文
言此章本義及繫辭九章本義，則十翼本孔子之意，而門人記
之者，又按仁山金氏因繫辭之子曰，或有或无，或問或答，或引
或斷，槩以繫辭為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于乾
卦文言之各以子曰答問者，則以為門人无所附會，深密明暢，
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是又以繫辭
皆出于門人，而乾卦文言有夫子之親筆與否不同也。未知孰

是

杜光本曰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乃是
文○言○之○一○篇○故○本○義○云○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
之○蘊○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乃○是○篇○中○之○一○節○故
本義云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觀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
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二句是朱子竟誤
以君子行此四德者二句亦為穆姜之言而傳者之意全揣摩
不着矣

附
陳

講語彖傳以天道聖人釋乾之元亨利貞此則發其所

本義所謂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誼堂

未盡之蘊也。夫子恐後人觀象傳，但以乾之四德為天道之變，化聖人之治平，不曉此為性中之所有，而自強不息之學，或幾乎息矣。故以人心所性，君子盡性者言之。元亨利貞一也。在天道則為生物之始終，在人道則為所性之始終。自今觀之，是元也。乃人所得于天地生物之心，未有衆善，其理先具，既有衆善，其理无所不該。訂疑四句欠妥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是善之長也。是亨也。乃吾心自然之節文，體之為齊莊中正，而品節所由生出之為恭敬辭遜，而儀文所由秩，衆美由此總會。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是利也。乃本吾心之裁制舉

凡尊卑上下之間

窄予者本義分字差

莫不區處整齊使皆

各得其所以出於心之所安。是利為義之和。亦天道之所以利物也。是貞也。乃本吾心之虛靈。知得道理透徹。隨事紛至沓來。把持得定。是非利害搖惑不得。凡事皆依之以立矣。是貞為事之幹。亦天道之所以成物也。是四德也。人皆有之。而能行之者鮮矣。唯君子知仁為善之長。而以之為體。渾身皆仁慈。惻怛滿腔。皆是觸處即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非盡所性之元乎。知禮為嘉之會。而嘉其所會。隨事以盡其美。一時湊集。經之曲之等之殺之。则无一事不由于禮之中。而足

以合禮矣。非盡所性之享乎。知利本義之和。則以之利物。物本有自然之利。因其相安相協者為之區別。使之各得其分。則雖有區別。實不相悖戾。利為利原。如此不足以和義乎。是盡所性之利也。知貞為事之幹。則貞而固之。寔見得是寔見得非。唯一于正而執守不移。无少偏倚。无少搖撼。萬事萬化皆依之以立矣。不足以幹事乎。是盡所性之貞也。夫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則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矣。在天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時之行。在君子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德之行。惟君子為能配天。惟君子之行四德足以配天。

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遯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蒙引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是龍德之隱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成乎名凡一材一藝率欲出而成名于世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前疑不易乎世二句不可說韜晦斂德以乾卦非无道時也

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遯即所謂用舍无與于已行藏安于所遇

聖人事也。訂疑蒙引從之。

進齋徐氏曰。樂行憂遠。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于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于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遠之之意也。訂疑就日用尋常間說極是。如孔子之澹水曲肱。顏子之簞歌陋巷。皆樂行也。畏匡過宋。微服而免。即憂遠也。盧中庵亦如此說。

本義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朱

子曰：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安而行之也。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謂自初九至上九漸之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位有不同耳。德无淺深，位有高下也。

朱子答萬正淳曰：易卦爻辭只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耳。非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卦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惕躍飛亢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无淺深也。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庸信庸謹造次必于是也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訂疑當以類推又曰閑邪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主敬敬只是主一也閑邪存誠如克己復禮作兩事是正義程子示人閑邪之功有寔得力處皆程

先生身親歷過語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彥陵張氏曰庸字要看德曰龍德則出神入變似別有神奇不測道理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修其庸言庸行而已。

本義无數亦保之意。○蒙引在常人未免有厭數之時故有待于保守之功。文王敬常存。雖未有厭數之時亦不忘乎保守焉。○所謂傲戒无虞之意。訂疑不如云緝熙敬止。程敬承曰閑邪存其誠。非謂待有邪而後閑也。閑于无待閑存于无待存此至誠无息境界。

訂疑德博而化自程傳以來皆以正己而物正言之蒙引亦然
愚謂二時方見在田未遽得志澤加于民也正修身見于世爾
故下文曰時舍也其曰德施普曰天下文明乃既見以後事此
句對善世不伐當作大而化之化說善者偏舉之一端德則
全體也博即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施普文明後日事德博而
化乃平日常事當與庸言之信等句一例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之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傳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冀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

訂疑程傳。只要將進德修業分知行。故其解知至知終四句。如此費力。蒙引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又謂

道理須是寔見得、又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蓋見得寔、則胸中自然有定力矣、是虛齋亦以進德屬知、

朱子曰、忠信只是寔其心之所發、從知上來、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寔、吾心以為寔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

訂疑此似說大學誠意底事、非此處正旨、蓋寔其心之所發、從知上來、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以上皆以進德主知言、程傳之說也、

本義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蒙引或問忠信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无遠、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修

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對、心與事對、故忠信
全屬心、信字只作以寔之謂、此忠信把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
內而至于心者、

訂疑忠信雖云主于心、寔兼內外、該動靜、至見于事者、无不寔、
方專就事上說、爾下文知至之是進德之事、然亦必兼言至
至之二字力是之、不但言知至已也、倘專言知至而无之、寔功德亦如
何得進進德原兼知行、固是得于心者、然必由于行而後其
知益深、故朱子他處解德字、必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即
孔子言崇德亦曰先事後得、曰主忠信、徙義皆不離行也、董子

曰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見德業原是一貫事自其理明于心則曰德自其行成于身則曰業非德自德而業自業也蒙引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事俱着一箇心為之主唯心之所主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又曰須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終始內外之辨即此見前者朱子之答或問為未定之見而蒙引德與業對云云為太泥矣○朱子亦覺本義有未盡者故下文又補之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是又以德業串說了

程明道曰忠信為基本修辭立其誠二句此乃乾道由此可至

聖人也。又曰：修省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朱子曰：程傳內積忠信是寔心，擇言篤志是寔事。明道論修辭立其誠，說得洞、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誠，便緩了。

訂疑修辭立其誠，明道作一事串說。本義從之。伊川作兩事平說。按論語大學中忠信皆分解。門人記夫子以忠信為四教之。二是忠信當平說也。則修辭立其誠平對亦可。但串說較省事。于理亦不妨。然修辭立其誠與閑和存其誠句法相類。閑和似克已存誠似復禮。克已了還要復禮。閑和了還要存誠。克已閑

和○是○去○其○所○本○无○復○禮○存○誠○是○保○其○所○原○有○則○復○禮○存○誠○工○夫○
又○較○密○矣○修○辭○是○見○于○事○立○誠○是○涵○于○心○則○立○誠○工○夫○又○較○密○
矣○窮○意○忠○信○如○持○志○是○徹○始○終○一○事○修○辭○立○誠○如○養○氣○是○隨○時○
隨○事○用○工○夫○忠○信○是○有○為○已○之○寔○心○修○辭○立○誠○是○有○內○省○不○疚○
之○寔○事○

朱○子○曰○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寔○无○寔○如○何○會○進○如○播○種○
相○似○須○是○寔○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空○殼○子○
放○在○裏○面○如○何○會○發○
有○疑○似○以○寔○之○謂○信○
忠○信○所○以○為○寔○者○如○
孝○須○寔○孝○之○德○方○日○進○一○日○弟○須○寔○弟○之○德○方○日○進○一○日○

不寔却无根了。如何會進。同上意。今日恁地去。明日便漸能
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
同。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
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專釋進字意。
又曰。忠信便是意誠。如惡上臭。如好上色。是事事物物上見得如
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
訂疑以上數條。皆是在見于事上說忠信。
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不同。且如破釜甑。焚廬舍。持三日糧。
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

會進德

訂疑將忠信二字如此說者因下文有進德進字故借勇銳之事相形亦以項籍之破章耶出于寔心絕無計校利害之意也學者進德亦須如此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正是如此但無知至知終一段故不得為聖人

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寔也○朱子曰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

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踈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訂疑即本義意。

問立誠不在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訂疑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寔也。朱子見得孔子言外宜有制行一節單言修辭不及制行似于修業之意未盡故補出見于事者四字見修辭當兼制行不言者省文也。言又易至于不誠言而立誠行可知矣。此如繫辭傳問焉而以言不及。

以○行○者○省○文○也○故○本○義○云○以○之○發○言○處○事○處○事○二○字○補○夫○子○言○外○意○也○

問○進○德○只○是○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朱○子○曰○修○業○居○業○是○一○意○如○逐○日○修○作○是○修○常○上○為○此○是○守○杜○光○本○曰○守○字○不○如○還○他○箇○居○字○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

要○日○新○又○新○業○却○須○住○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上○恁○地○做○德○謂○得○之○于○心○業○謂○見○之○于○事○

本○義○知○至○上○之○進○德○之○事○知○終○上○之○居○業○之○事○朱○子○曰○忠○信○

修辭立誠工夫之條件也。知至之四句工夫之工程也。忠信進德與知至之可與幾。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之可與存義。這幾句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之新居業。是日之如此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子。居業是據見成屋居之。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箇道理。便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之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之主在至上。知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訂

疑不如字如云未改得到而當要到之辭

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到長

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進當作幾字貼着幾當作至字至字又貼着進字終則只是

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箇居當作終字終者只是這裏終居當作存字貼着存當作終字終字又貼着居字

問至字終字其義相近如何曰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此句未明至之是須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那到處

兩箇知字却一般遺書所謂知至之主知也知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末句有誤蒙

引云朱子謂上句重知下句重終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
一知字宜偶然哉

訂疑至之者未至于是求至于是也終之者既至于是即終于
是而不遷也方有分別方與可與幾可與存義相切又與進字
居字相應

朱子曰忠信修辭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又詳
其始終功夫之序

訂疑本文所以進德所以居業兩所以字言其功夫之條件也
本義進德之事修業之事兩之事言其進修之功程也

九四本義內卦以德學言○朱子答萬正淳曰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不是言先後修為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无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訂疑此因張子厚正蒙云、乾九三修辭三歲、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而云也、見經濟文衡前編第六卷

訂疑前乎朱子者○程傳曰君子之學如是云：明道曰終日乾乾凡大小事只是忠信為寔下手處、修辭立誠為寔修業處、未

嘗以此主大臣言也。後乎朱子者蒙引曰：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唯進德修業者能之。梁山來氏曰：以之居上，高而不驕；以之在下，卑而不戚。雖危无咎矣。皆不指大臣說。愚又按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君子，終之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與此正同，亦非指大臣言也。今舉業家皆以大臣說非也。蓋上位天子也，下位匹夫也。舉此二者中間，包得許多等位。今居下之上，乃與時偕行中之一位，爾何必定是大臣哉。君子平日主敬之學，无時而懈。乾惕已自熟了，即處危地，在他。人則以為危，在君子則視為日用飲食之事，直素位而行耳。何。

咎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咎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傳時行時止不可怕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先研說之○六○位○總○說○一番○無○後○單

訂疑本義此句當細看本文及時二字原指得寬彖傳曰六位

說○九○四○本○義○此○則○二○字○原○指○得○寬○彖○傳○曰○六○位

時成見潛見惕躍飛亢无非時也文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

醒○透○自○然○也○時○成○見○潛○見○惕○躍○飛○亢○无○非○時○也○文○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

時偕極見進退存亡得丧无非時也及時者可舍可行而不與

之備極也。聖人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時乘六龍以御天。君子進德修業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或進或退皆可无咎。在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者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與文言微有不同。文言欲及時指君子該得寬進特及時中之一端耳。本義欲其及時而進指繫及聖人說及時。單指進之一字矣。本義加一其字有主賓之異。○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孟子曰同道皆及

時之謂也。若云君子平日進德修業專為欲及時而躍，則是王莽不足誅而杜太后所云吾兒素有大志果聖人之事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吳臨川曰同聲相應如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雉皆鳴之類是也。

訂疑同氣相求如牝牡雌雄各以其族相求之類。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况同德乎物人也。訂疑聖人與民亦類。

也。又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居高而倍，民有不利見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曰：動植之物，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訂疑易之例。以中四爻為有位。初上二爻為无位。故繫辭下于中四爻言同功異位。初上但以初卒終始本末言之。而本義于噬嗑曰。初上无位。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訂疑本義言未為時用。今學者皆以為未居君位。愚謂世无聖人。盡為天子之理。若以未居君位為時。

舍○則○稷○尚○咎○夔○伊○傳○周○召○之○徒○亦○謂○時○舍○可○乎○夫○子○所○謂○用○之○
則○行○者○必○為○天○子○乎○蓋○雖○見○而○猶○在○田○則○是○時○尚○未○遽○得○位○爾○
非○謂○其○終○為○特○棄○如○井○之○初○六○也○蘇○東○坡○曰○時○之○所○舍○故○安○于○
田○從○在○田○二○字○看○舍○字○是○也○但○其○意○又○似○終○于○田○舍○翁○者○故○未○
為○甚○確○爾○程○敬○承○曰○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
非○正○位○故○本○義○曰○未○為○時○用○

終日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
○程○敬○承○曰○行○事○一○隨○其○時○
○不○息○進○修○亦○
不○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

訂疑亦及時之義以用字解試字

○本義未

遽有為姑試其可

訂疑與象傳本義同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程敬承曰歸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訂

疑本義勝程傳如依程傳與下文天下治也何異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疏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訂疑元字原不重特帶言以足成四字句法耳。疏謂以配乾字是也。但云舉元德以配乾則意圓而語滯矣。本義云蓋謂他卦亦有九者卦中猶有陰爻不若乾之用九則陽之純而健之至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自與他卦不同。○本義亦不重元字蒙引與來氏重元字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訂疑見上。○王臨卿曰上

方云時舍此何以遽曰天下文明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二之德也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也夫子要始終兼德業而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故互相發明

終日乾之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訂疑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靜時乾惕也。必慎。莫獨。非禮勿動。二時乾惕也。在此卦則潛見惕躍飛亢。无時可忘戒惧。而九三則時當惕而加惕也。繫辭傳曰。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惧。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俱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臨川吳氏曰○即行事之行亦進德修業意○張幼于曰○无時不
訂疑之唯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際○訂疑此卦上下皆乾此爻離下而上

故曰乾道乃革○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訂

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在乾九四則為乾道乃革○

蒙引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六爻
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于或躍之時

亦為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訂疑本義未免辭費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也者此天德也○自○然○也○非○九○五○不○足○以○當○之○潛○見○惕○躍○皆○不○足○以○位○之○今○也○飛○而○在○天○乃○位○乎○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蒙引此推本天則二字所由也○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言不著人也○至于誠者不勉

而中云：至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是天則于聖人見之矣。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无疆之上，因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天之法也。登之曰：見者于此可見之。非聖人見之也。

訂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杜光本曰：天之法即天之道。本義不曰道而曰法者，以法字方貼則字也。又曰：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可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不曰陽而能陰。而曰剛而能柔者。以剛柔二字于聖人之體用為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疏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遍諸物之始。

程傳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蒙引方元亨時。非元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寔理未完。故必至于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也。

本義云：○便知是以物言。

問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發生時。利貞是收斂歸本體。
處如春時發生到夏時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收斂撮聚得意。
思但未堅寔受氣未足便種不出故須到冬方成人到秋冬時。
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
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剥碩果不食正是此意。
于此見得生：不窮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
是生而已矣。

訂疑朱子答問有兩意。前半解文言正意。後半是元之統四德。

按萬物之成。大率在季秋之時。不必盡至冬也。故元亨利貞。就四時言。則當以春夏秋冬配之。若就萬物言。只當以生長遂成正○所○謂○變○化○也○四○配之。不必復拘春夏秋冬也。時○俱○有○

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朱子曰。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時。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個有一個性情。

訂疑此兩條。乃周子通書之義。乃繫辭傳繼善成性之意。非文程○未○在○天○定○无○不○言正肯觀彖傳云。萬物資始。品物流形。曰萬物曰品物。便見得服○一個是一個了。豈有元亨時尚屬渾合。至利貞時方分析之理。

如春初種百穀發生出時黍稷自是黍稷稻粱自是稻粱菽粟自是菽粟方萌芽甲拆農夫已可辨之矣何云到利貞處方一個是一個蒙引辨之極是

程子曰利貞便是乾之性情訂疑朱子語錄亦云而本義則性情以物言虛齋曰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未必皆定說也信然

建安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乃其間之功用耳折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

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于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彖傳分而二之也。」元亨，萬物之出机也；生意發見于外，利貞，萬物之入机也；生意斂藏于內。○蒙引：始而亨，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亦此乾始之所成就也。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云云。大矣哉。○孫質庵曰：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四德屬乾，不屬物。曰始而亨，曰性情，聖人教人在物上認出四德來。○姚承庵曰：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曾何
一息之間斷

訂○疑○始○而○亨○之○始○字○即○象○傳○萬○物○資○始○之○始○字○性○情○即○象○傳○各○
正○性○命○之○性○命○字○象○傳○言○萬○物○言○各○正○此○不○言○者○省○文○也○易○性○
命○言○性○情○者○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情○者○性○之○用○有○命○則○有○
性○有○性○則○有○情○錯○舉○之○互○文○也○
○省○却○无○限○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疏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
以美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

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止一事而已矣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寔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訂疑疏以乾始為一句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不言所利大矣哉為一句大矣哉似專承不言所利者末云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又是以利為一義貞為一義也。例推之此始為无所不始亨亦无所不亨故統贊之曰大矣。

哉又似大矣哉為通承一節者。此程傳本義所取裁也。以四德合為二件。又推二件分為四。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訂疑此以乾始貫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勝疏意。杜光本曰。程傳不似疏與本義。以元亨利貞牽強分貼。頗覺可從。但大矣哉句。不以為贊乾元之大。而以為贊其利之大。便與文○言○意○旨○不○合。明道曰。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訂疑不有其功。此句辭不言所利。極好而又補長久不已。句釋貞字則贅矣。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本義參用疏與程傳之說。而以不言所利為釋貞字。亦贅。雲峯胡氏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即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于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口獨說一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訂疑此特承彖傳首贊乾元之大而申其意耳。乾始者乾元也。

○美○利○三○字○方○有○著○落萬物資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皆由于乾元。而然是

乾元能以美利天下也。而却不言其利物之功。故曰大矣哉。

○此○節○待○此○三○夜○始○自○矣即彖傳大哉乾元之意。但彖傳先贊其大而後言其所為大。此

則先述其利物之功。而後贊其大耳。○美利者乾始之所有也。

利天下者乾始及物之用也。不言所利者乾始之不有其功也。

此三利字皆○確○極非卦辭中利字。乃繫辭傳中所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白杵之利萬民以濟。弘天之利以威天下。諸利字爾。諸公只因卦辭中有一利字。遂輾轉支離如此。聖人解經有詳有畧。不必一一而釋之。况上文已解全辭此節。專贊乾元則亨利貞三字皆不必復贊矣。且如坤卦辭繁矣。彖傳既詳釋之。至文言但寥寥數語不盡釋也。蒙引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斂却神功寂若无也。便見貞意。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也。以此語珠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蒙引以斂却神功寂若无解、不言所利、欠確。又曰便見貞意、贅矣。至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云云、尤附會之、无謂者。

梁山來氏曰、元為生物之始、以美利天下、其德業亦盛大矣、使造化可以言焉、則曰此某之美利也、今不言所利、人不得而測之、訂疑此說大意亦好、但其語意有似造化特不能言爾、使其能言、亦言所利矣。

說統能以美利天下、而斂却神功寂若无、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為何如、又曰不言所利、即當貞字、蓋歸根

復命默而成之也。只取舍藏之意。

訂疑此亦蒙引之說。按斂却神功寂若无。乃前賢咏冬時之句。今引此以証不言所利窮恐其意猶指不言為冬為貞也。李氏裹肯折之曰。若以歸藏為不言。彼資始流形。天何言哉。折得倒矣。或問天原不言而以不言所利贊其大。不亦贅乎。曰。四體不言而喻四體。豈可以言哉。古人立言。只取大意。不以文辭害之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疏此正論乾德不兼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

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健勁中謂二五也正謂五與三也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訂疑不失諸卦彖傳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之例

趙汝楙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訂疑就卦體取不以天道言

本義剛以體言云云至純粹之至極也訂疑如他卦以德體釋卦名之例乃正旨也○節齋蔡氏曰通指九五言

本義或疑乾剛无柔云云至末訂疑是以此節通上文就造化說非也愚謂此段刪之可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疏案畧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形蹠好靜註歸妹九四是震卦

是形蹠也愆期待時是好靜也質柔爻剛註履六三兌卦是陰

是質柔也志懷剛武為于大君是爻剛也體與情反質與願遠

四句是畧例之辭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散旁通萬物之

情也又曰乾柔六爻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

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此是疏畧例曰陽之

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二句是畧例。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俱陰俱陽為无應。此其六爻之大畧。其義具于繫辭。此畧言之。畧例不止此。疏特舉其一二端也。訂疑大率亦如此。說旁通萬物之情甚確。

訂疑說卦傳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繫辭傳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皆發揮旁通之意。以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發其例。其寔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味本爻自見大哉乾乎。節統言此析言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也○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為乾之雲雨○訂疑乾當作天○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

雲峯胡氏曰曲盡其意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一爻而言也

訂疑按乘龍御天而致太平之盛非九五一爻不足以當之但○本義原甚明類文言明言時乘六龍則必兼六爻為是

蒙引六爻節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上文每條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六爻發揮可見，只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六位時成也。

訂疑大哉乾乎其辭雖似專贊乾，其寔是贊聖人體具乾德也。

六爻發揮節則形起聖人之用。蓋乾元者三節，以天道明乾之

天易道其天明乾元

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

四德。申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其發明卦辭已畢矣。大哉乾乎三句

申大明終始句六爻發揮二句申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三句

則全用彖傳之文。天下平也句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二句也。

當與彖傳一例看但彖傳則首言天道之元亨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又說了天道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天道聖人相問迭而言之此則說畢了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配以聖人之元亨利貞其文法段落不同爾觀此三節以精情平三韻相叶為一段其為通言聖人可知○文言首節言君子行四德而終之以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字當君子也此一節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云云而繼之以聖人之四德又以大哉乾乎乾字當聖人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問行而未成，朱子曰：只是事業未就。

訂疑本義拘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意，故為行而未成。句周旋如此說，不知聖人釋經无定例。彖傳以天道聖人言乾之元亨利貞矣。文言乃以人道君子言乾之四德。文言第二節以聖人釋九二矣。第六節乃以君子之學釋之。在初九文言第二節以聖人言之。第六節亦不妨以君子言之。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蓋正如顏子在陋巷時，其于聖人猶未達一間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云。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進齋徐氏曰：德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眾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眾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學聚問辨者。

常見其與心為一矣。仁者心之全德。德至于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訂疑說仁字大了。與聖何異。生知安行者。性之；大人。學知利行者。反之；大人。文言此節。明是由學而入者。徐氏又泥本義。聖人明之；說。將仁字硬主張作聖字了。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心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于理。決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訂疑正疏說之誤。

梁山來氏曰。學聚問辨。致知功夫。寬居仁行。力行工夫。寬仁優

游饜飲勿助勿忘。俾所聚所辨。理之蓄于我者。融會貫通。无強探力索。凌節欲速之患也。

訂疑文言第二節釋九二。言其已成之君德也。時合言其尚未得位也。天下文明。言其既見以後之大業也。此節言君子由此四者亦可以成大人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節齋蔡氏曰。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訂疑此易之通例。

訂疑文辭乾惕本為危地而繫也象傳與文言第二節第三節
第四節皆以主敬之學為君子之常事原非處危而然能如
此則雖危而无咎矣至第六節文言始以爻辭正意言之謂爻
繫乾惕者正為三處危地不得不然也又君子本義指占者
言文言以成德之人言亦不同前此皆泛言此節曰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方是以大臣言矣讀者宜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以
孔子之說為周公之說並不可以孔子之前說為孔子之後說
也

蒙引重剛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剛不得其當不當

剛而剛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訂疑與小象本義同。○紫

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吾將仕矣之將且然而未定之辭，只是解字云耳。

訂疑爻辭重躍字，或字意輕。言占者當變革之際，或不得已而進如龍之在淵，而躍亦无咎也。蓋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者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是九四自疑之。

非爻辭本義。○繫辭傳說卦傳皆以三四爻為人位。此又曰中不在人。未詳象傳與文言前三節皆以爻辭本義解之。此獨就或字發爻辭外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疏莊氏云謂覆載也。釋天地句。○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後于天而能順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則人

與鬼神豈能造也。○程子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吳臨川曰：天地以理言。○朱子曰：天地以形言。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便只是以形而下者言。

訂疑經傳中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者多矣，而易傳中更多，即以

此卦彖傳文言言其合德者証之足矣。

釋日月句。

疏謂照臨也。○說統燭遐明微也。

釋日月句。

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釋四時句。○訂疑此太拘。聖人之序，原无一定之時。

疏若福善禍淫也。○說統禍福无爽之謂。吉凶在賞善罰惡上。

見釋鬼神句。訂疑善不善補注必先知之知幾如神亦是。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云。至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訂疑此

一段言其合德之所以然亦如大象本義之意。先天不造云。

至奉而行之。朱子曰。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

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

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

在。吾亦奉而行之耳。此是本義意。又曰。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

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髮也。此在感應上說。非正旨。

蒙引如設網罟制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

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而于理无悖者先天事也

况于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句况于鬼神乎說不去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同可見其非為利見之人設也

總言大人之德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質之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无往而不合矣

本義回紇謂郭子儀曰云云至末

訂疑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免
胄挺身往說回紇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
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按郭令公唐之純
臣引之以証九五之大人恐非其倫
○元○我○爾○不○極○其○非○乾○九○五○之○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程傳至于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
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云云至以避害者也○朱子曰人處大運

中无一時閒言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任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充致悔者往上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无物原不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規避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數計知進退存亡不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闔

日月四時之禱代、鬼神之屈信、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此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天下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只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總之中不着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

訂疑吳氏叨上說半日，只說得一箇聽命，絕不知處此還有許多當盡底道理在。如文言說知進退存亡，便說不失其正中，庸說素位而行，便說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如孟子說人待我以橫逆，便說三自反，說得之不得，曰有命，便說進以禮，退以義，曰

夫○壽○不○取○便○曰○修○身○以○俟○之○曰○莫○非○命○也○便○曰○順○受○其○正○此○聖○
賢○學○問○異○于○老○莊○康○節○先○生○看○得○數○明○而○程○子○終○不○肯○問○他○也○